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美国总统全传

安德鲁·杰克逊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总统全传

安德鲁·杰克逊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 朝

安德鲁·杰克逊

全名：Andrew Jackson

绰号：老山核桃

生卒：1776. 3. 15—1845. 6. 8

任期：1829. 3. 4—1837. 3. 4

出身：农场主

学历：专科（法律）

职业：律师与法官，军人（少将军衔）

党派：民主党

宗教：长老会派

职务：陆军部长、国会参议员

夫人：雷切尔·丹纳尔逊·罗巴兹

子女：无

名言：在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治理下，社会中的差别都将始终存在。才能、教育或财产的不平等决不能由人为的制度所造成。在充分享受上帝的恩赐和优良的工业、经济和效能的果实的同时，每个人都具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同等权利；可是，如果法律在这些天赋的和公正的利益之外增添人为的差别……使得富人更富，有势力的人更有势，社会的下层成员，那些既无时间也无手段为他们自己谋取类似好处的农夫、机匠和劳工，就有权控诉他们的政府的不公正。

安德鲁·杰克逊跟他的前任——学者兼清教徒式的总统相比，唯一共同之点是他们出生的年份相同。他生于边疆地区的一所小木屋里。自幼失去父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在独立战争中，他当过儿童民兵，参加过战斗。在十几岁的时候，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由于生活不羁，很快就挥霍一空。后来，他在荒僻闭塞的边疆地区安顿下来，当了一名律师。杰克逊性格鲁莽。他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在赛马场上赌博，输赢达数千美元。他还做过地产投机交易，后来成为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杰克逊不满 30 岁时，在新成立的田纳西州就已经是一位拥有权势的政界人物了。他从检查官跻身为国会众议员；又从众议员升为参议员。目似鹰隼的杰克逊在 1812 年战争中创下了不朽的英名。他起先是对印第安人作战的英勇战士，后来在当时北美大陆最大的新奥尔良战役中又建立功勋而闻名遐迩。

杰克逊像华盛顿一样，把熟练的政治家手腕与常胜将军当机立断的才能异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斗志旺盛，敏感易怒。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是宽容的、体谅的，尤其是忠实的；但对于任何侮辱和背叛他的人则视同仇寇，绝不宽容。他有时会大发雷霆，但据信他从不真正动怒。相反，他措辞激烈地大发议论，完全是有目的，或者是为了恐吓他的对手，或者是为了结束对一件已拖得太久的事情的争论。杰克逊最亲密的顾问马丁·范布伦对他随意地动怒或消怒的能力深感诧异。在内阁会议上，只要有人激怒了他，他会拔直嗓门不停地尖声叫嚷。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其他人都离去之后，当他和范布伦单独留在一起时，他就会变得轻松愉快，谈笑风生。在社交场合，杰克逊以他的斯文、沉着和魅力使许多人感到吃惊。在

妇女周围，他就会收起乡巴佬的举止和土里土气的谈吐，从容不迫加入社交谈话。他乐于使那些他所说的“准备看到我一手拿斧另一手拿刀”的人感到失望。老百姓爱戴他就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爱戴华盛顿一样。

杰克逊总统容不得党内外政治家的反对意见。因为他坚信无论他指向哪里，人民都会跟着他走。他曾经把自己对总统这一职务的看法简洁地归为一句话：“美国总统掌有全部的行政大权……这是由《宪法》、各种法律以及一切政府工作的实践决定的。”

当时有人这样描写杰克逊：

“从外表上看，他个子很高，瘦长而挺直……他的头型窄长，覆盖着浓密竖立的灰发，仿佛孕育着他那反抗的气质。他额上深布皱纹，眼神带有“威慑和命令”的意味，高高的鼻子象征着力量，紧闭的双唇表现出坚毅的性格。整个仪表给人一种充沛、大胆果敢的印象。”

一、天资聪慧 放任不羁

1776年3月15日，安德鲁·杰克逊生于横跨南、北卡罗来纳州之间的边界的瓦克萨豪移民区。他的父亲安德鲁·杰克逊是爱尔兰安特里姆郡的一个农场主，娶伊丽莎白·哈钦森·杰克逊为妻。两年前，他们卖掉土地移居美国。杰克逊夫妇可能是在宾夕法尼亚登陆的，然后经陆路前往瓦克斯霍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人社区。在那儿，杰克逊在搬运一根原木时受伤，于1767年3月初去世。在他去世时，他的妻子正怀着未来的总统。

几天之后，小安德鲁·杰克逊出生，他的命名就用了他父亲的名字。

他的母亲靠照料她姐姐——詹姆斯·克劳福特夫人的8个孩子的所得的收入抚养他和两个哥哥。安德鲁天资聪颖过人。不满5岁就在瓦克萨豪的一所乡村小学里识字。瓦克萨豪的许多成年人都不识字，所以这个偏僻的地方偶尔来份报纸，那些读书识字的先生们，包括安德鲁在内，就轮流读报给大家听。后来，他还记得，当刊载《独立宣言》的报纸于1776年夏天初次传到瓦克萨豪时，9岁的杰克逊作为他们的公共读报员向大家高声朗读宣言中铿锵有力的词句时的动人场面。

13岁那年，安德鲁随哥哥罗伯特加入了他姨父罗伯特·克劳福特少校的队伍。他的大哥休·杰克逊已经在独立战争中牺牲了。1781年他和他的二哥被英军俘获。一位英国军官命令安德鲁擦皮鞋，他傲然拒绝，认为这样对待战俘是不对的。那军官残暴地用军刀砍他的手臂和头，使他终身带着刀疤伤痕。后来，在南卡罗莱纳州坎登的英国监狱里，这两个孩子因染上天花而获释放，回到了母亲身边，不久二哥罗伯特就死去了。

安德鲁·杰克逊的母亲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女人，企图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抚养她的3个失去父亲的儿子。在照料安德鲁从几乎丧命的天花中恢复健康后，她前往查尔斯顿，帮助看护在英国战俘船上奄奄一息的美国战俘士兵。在那儿她染上霍乱后死去，14岁的杰克逊成了孤儿。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母亲在动身去查尔斯顿前对他说的最后的话。她警告他别撒谎，别偷盗，只要他的男子汉尊严没有受到威胁，也别争吵。她还告诫他别指望法庭会惩罚诽谤，而要“靠你自己去解决那些问题。”

杰克逊在独立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和两个哥哥，在独立战争之后非常孤独。他轮流在两个叔父那儿住了一阵，在一个马具师那儿当了6个月学徒。接着，15岁的他继承了远在爱尔兰的祖父休·杰克逊的大约三、四百英镑的遗产。他的祖父生前是个有钱的商人。如果杰克逊用这笔钱购买土地、经营实业或接受教育，那么这笔钱能够使这个孤儿在生活中扎下坚实的根子。但他并没有用这些钱购买农场或上学，而是把它们胡乱花掉了。买衣服，买赛马，投骰子赌博，在酒馆里寻欢作乐，最后将全部遗产挥霍得精光。后来，他回到瓦克斯霍的家中，对自己的恣意挥霍深感后悔，并决心有所成就。

1784年，杰克逊怀着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离开故乡。这次离开是永久性的。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索尔兹伯里，他在斯普鲁斯·麦凯的指导下学习了两年法律，又在约翰·斯托克斯的律师事务所学了6个月。他做应该做的事，很少花额外功夫。业余时间他赌博、饮酒、追逐女人和上舞蹈课。身高七英尺，目光英锐、满口爱尔兰土话的杰克逊看上去冲劲十足，在索尔兹伯里，作为一个学法律的青年学生，他倍受姑娘们的欢迎，许多姑娘都为之倾倒。1787年，杰克逊取得了律师资格，他就跟随巡回法院到别处去谋生路了。那些姑娘们的母亲才放下了心。

二、峰回路转 事业初成

当和杰克逊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学习法律的同学约翰·麦克纳尔被任命为北卡罗来纳西部地区（即后来的田纳西州）的法官时，年仅20岁的杰克逊认为这是个到西部去挣钱的难得的好机

会。他说服麦尔纳尔提名他为这个地区的检察长。

杰克逊在琼斯博罗中途停下来受理当地法庭的一些案件。有一次他觉得对方的律师侮辱了他，就立刻要求与该律师决斗。为了保全荣誉，朋友们恳求他们不要真动刀枪，结果双方都朝天开了一枪。但杰克逊从此出了名，大家知道他不是好惹的。

1788年9月坎伯兰大道开始通行。杰克逊加入了第一批到西部定居的移民行列。这批移民当中有几个人被印第安人杀死。但杰克逊却安然无恙到达了边疆地区的首府纳什维尔。当地的人们很快就知道杰克逊是个无所畏惧的律师，他能够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帮助贷款人收回他们的贷款。找他打官司的人蜂拥而来。当时边疆地区用土地做为流通货币，他以一英亩土地等于十美分的比价收取手续费，所以不久就成为一个大土地主。

在纳什维尔，杰克逊住在寡妇约翰·唐奈尔太太的寄寓公寓里。他看中了房东太太的女儿雷切尔·丹纳尔逊·罗巴兹太太——一个黑头发、整天叼着烟斗的女人。雷切尔出生于现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县。她在年轻时是一个深讨男人们喜欢的美丽活泼的姑娘。她在17岁时嫁给刘易斯·罗巴兹，与他一起住在肯塔基州，而这时她的父母正居住在田纳西州。罗巴兹的妒忌心近乎疯狂，一再指责雷切尔与其他男人有暧昧关系。尽管她表白自己是无辜的，但终被赶回了田纳西州的娘家，和已守寡的母亲住在一起。杰克逊和雷切尔陷入了情网，然而，罗巴兹来到纳什维尔，跟雷切尔和解，于1790年6月将她接回了肯塔基的家中。可是过了一个月她很快就发现，他的妒忌心依然故我。杰克逊得知她的不幸，赶紧前往肯塔基，带着她一起私奔，回到了纳什维尔。罗巴兹扬言要到纳什维尔来，强迫他妻子回去。因而杰

克逊和雷切尔又赶紧南逃到纳切兹，因为他在那儿还有土地。1790年12月，应罗巴兹的请求，州议会通过一个准许他起诉离婚的条令。作为律师的杰克逊应该是懂得的，但他错把这一初步行动当做最后的离婚判决，于1791年8月与罗巴兹太太举行了婚礼。罗巴兹获悉自己的妻子已与杰克逊同居，以通奸为理由起诉离婚，离婚判决于1793年9月颁布。得知他们从未合法地结过婚，杰克逊怒不可遏，雷切尔则深感懊悔。1794年1月7日，他们再次举行了婚礼。但不幸的是，这么做并没有使此事就此了结，通奸的指责此后一直纠缠着这对夫妇。杰克逊非常钟爱他的夫人。结婚之后，任何人对他们的恋爱和结合有一点流言蜚语，他就准备跟他决斗。虽然他们没有亲生子女，但都很爱小孩子，因此收养了几个孩子，并且十分疼爱他们。

1795年，杰克逊第一次来到首都费城。他把几千英亩的土地卖给投机商，用卖地的钱为坎布兰河上的贸易站购买了一些货物。他一回到家，就被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以组织新成立的田纳西政府。1796年，杰克逊作为代表出席了在诺克斯维尔举行的起草田纳西州宪法的会议。同年，田纳西州作为第十六个州加入了联邦，杰克逊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为田纳西州第一位联邦众议员。在国会中他投票赞成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的主张。1776年的总统竞选中杰斐逊被约翰·亚当斯战胜使他感到失望。第二年，杰克逊回到田纳西，拒不参加众议员连任的竞选。同年国会的田纳西州参议员威廉·布朗特，因密谋策划凭借英国的帮助夺取西班牙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而受到众议院的指控，并被参议院除名。可是绝大多数对土地贪得无厌的田纳西人都赞成布朗特的计划。所以布朗特回到田纳西就像个凯旋的英

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他的朋友，30岁的安德鲁·杰克逊被州议会选举继任他空出的参议员席位。

在参议院工作的短短几个月里，杰克逊与纽约州的参议员艾伦·伯尔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反对约翰·亚当斯政府，对国会死气沉沉的步调越来越感到不耐烦。1798年，他辞去参议院的职务，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经营种植园，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同年年底，杰克逊被选为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年薪800美元）。在任法官的6年中，杰克逊法官尽管缺乏法官的学识，却因施行迅速的、公平的审判而获得很高的声誉。

三、老山核桃 英勇善战

1802年，杰克逊接受了他有生以来最光荣而重要的一项任命：田纳西州的武装部队推举他为少将衔司令官。在当时，这是一个荣誉职位。两年之后他经营的一些企业失败。杰克逊辞去了法官职务，将大部分产业变卖以偿还债务。尔后搬到了纳什维尔附近的一座未开发的种植园（名为“退隐庄园”）居住。当时他正处于逆境，经济困难。他借钱买了一匹名叫特拉克斯顿的赛马，经过一段训练之后，在一次马赛中，跟一匹名叫格雷霍昂的赛马竞赛，结果赢了6500美元。他用这笔钱再买下了格雷霍昂。从此凭着这两匹赛马，每赛必胜，成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过了许多年之后，他当了总统，还在白宫的马厩里养着赛马。

同时，杰克逊还保持着激烈的决斗分子的盛名。早在1803年，他还在当法官的时候，就在诺克斯维尔法庭的台阶上和州长约翰·塞维尔决斗过，因为约翰说了杰克逊夫人雷切尔的闲话。

决斗开始后，由于朋友们的劝阻，这两位田纳西州的重要人物才免于互相残杀。1806年，由于同样的原因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次是因为一个纳什维尔的律师查尔斯·迪金森对杰克逊夫人的历史进行诽谤。尽管迪金森是田纳西州有名的神枪手，杰克逊还是毫不犹豫地向他挑战。两人在相隔8步幅的距离用手枪一决雌雄。决斗开始迪金森首先开枪，枪弹正中杰克逊的前胸，子弹在进入身体时扬起他的大衣上的灰尘。杰克逊仍然笔挺地站着，迪金森由于不信而踉跄地向后退了几步。由于杰克逊的帮手的坚持，迪金森回到原来的地点。尽管处于杰克逊位置上的人常常朝天开枪，以留下对手的性命，杰克逊却没有这么做。他忍着剧烈的伤痛，仔细瞄准。他开了一枪，但子弹没有打响。他再次开枪，子弹击中迪金森的腹部，从另一侧钻出，杀死了他。杰克逊走着离开了决斗场所，他的双脚浸透了从胸部流出的鲜血。迪金森射出的子弹离心脏太近，无法被安全地取出，所以杰克逊就带着这颗子弹终其一生。

1805年，下台的副总统艾伦·伯尔为实现他在路易斯安纳和墨西哥建立帝国的计划，来到西部征募新兵。他曾两次住在杰克逊家中。杰克逊以为这项计划是杰斐逊政府赞助的，便欣然同意给予支持。1806年9月，杰克逊决斗中受的伤已基本痊愈。他以东道主的身份举办了一次招待会，欢迎伯尔的光临。杰克逊命令田纳西军队随时准备攻打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军队，并用伯尔提供的资金建造船只，准备运送自己的士兵过河。当时，杰克逊并不知道联邦政府已经指控伯尔在肯塔基犯有叛国罪行，但他从伯尔的一个亲信口中得知，伯尔的计划是要袭击驻新奥尔良的美国军队。杰克逊立即写信给美国总统杰斐逊和路易斯安那的总

督，提请他们注意伯尔的阴谋。杰克逊写道：“我愿意看到墨西哥被削弱，但我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联邦的解体。”

在肯塔基举行的大审判竟然开脱了伯尔的叛国罪行。伯尔也几次写信向杰克逊保证他那计划决无反对联邦政府的意图。杰克逊相信了他。1806年12月，伯尔悄悄溜到纳什维尔，向杰克逊要了两条船，匆忙沿坎伯兰河顺流而下。这时杰克逊还不知道杰斐逊已发布了逮捕伯尔的命令。伯尔被捕后，1807年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审判中，杰克逊被法庭传讯作为证人。但因杰克逊公开表示他认为杰斐逊还不如伯尔，便没有让他出庭作证。

1812年美国对英国宣战的消息传来，杰克逊立即提出率领他的2500人的民兵师团，开赴加拿大，占领魁北克。田纳西州州长威廉·布朗特任命他为美国志愿军少将。但当时麦迪逊总统因他与伯尔有牵连，不信任他，他的计划未能通过。英军攻陷底特律后，杰克逊又提出夺回它，可他的请求无人理睬。后来，他和他的队伍奉命开赴密西西比河的纳齐兹，准备攻打佛罗里达，1813年冬季经过艰苦的行军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在那里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只是命令杰克逊遣散他的军队。杰克逊拒不服从这一命令，而是在艰难的条件下把这支志愿军带回了田纳西州。他把所有的马匹都让给伤兵骑，自己徒步走完了全程。他执行严明的纪律，自觉与士兵同甘苦，正是在归途中，他的部下因他的坚忍不拔一开始给他起了“山核桃”的绰号，后来又称他“老山核桃。”

1813年夏，杰克逊牵连在杰西·本顿和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国会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的仇斗事件之中。杰西和杰克逊的一位朋友决斗，杰克逊给这个朋友当了助手，这

可激怒了当时担任陆军中校的托马斯·哈特·本顿。他骂了杰克逊些什么，无从查考，但显然都是些难以入耳的话。反过来，杰克逊扬言如果托马斯·哈特再在纳什维尔露面，他就用马鞭狠狠地抽他。不久，本顿兄弟全副武装来到镇上。在一家旅馆的过道里，杰克逊一只手拿着马鞭，另一只手拿着手枪拦住托马斯·哈特·本顿的去路。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杰西·本顿突然出现在他背后，并向他开枪。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杰克逊慢慢地倒了下来。托马斯·哈特·本顿又向他连开数枪。奄奄一息的杰克逊一连几天都卧床不起。医生劝他把受伤的胳膊截掉。但意志坚强的杰克逊断然拒绝，后来伤势慢慢好转起来，胳膊中的子弹他带了 19 年，直到他当总统以后才取出来。

杰克逊躺在床上养伤的时候，在克里克的印第安人发生暴动，并在现亚拉巴马州的朋姆斯堡屠杀了 250 名白人。他挟着一只受伤的胳膊，于 1813 年 10 月率领全副武装的部队，向南进发。翌月，在塔拉迪加，杰克逊打败了 1000 人的克里克人部队，杀死 300 人，迫使其余的士兵溃逃。患着痢疾，军队受不到任何给养和士兵逃亡威胁着杰克逊，但他坚定地宣称：“宁愿死亡，决不后退。” 1814 年 4 月 27 日，杰克逊率领 2000 士兵与 8000 克里克人在马蹄湾打了一仗。战斗一直进行到夜幕降临才结束，有 750 名克里克人和 49 名杰克逊的士兵被打死。几天后，克里克族酋长红鹰投降，与克里克人的战争宣告结束。为了惩罚叛乱的克里克人，杰克逊强迫他们交出 2300 万英亩土地。克里克人还给杰克逊本人送了 3 平方英里土地的私礼。

杰克逊打了胜仗凯旋归来，受到了麦迪逊总统的嘉奖——任命他为正规军少将，统领美国西南部的全部武装力量。杰克逊

不放心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他派了一名密探去彭萨科拉了解情况，得到英国正在利用彭萨科拉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的情报。杰克逊立即发兵突然袭击彭萨科拉。经过短暂的战斗，于1814年12月占领了这个佛罗里达港口。接着，杰克逊进军新奥尔良，承担起保护该市不受英军迫在眉睫的进攻的责任。12月23日，英国军队在新奥尔良以东仅几英里的地方突然登陆。杰克逊的连夜出击，阻住了英军推进。尔后，他退到离城4英里的一条废弃的运河边上，继续抗击英军。英军不断增援，最后调来了久经锻炼的战士达10000人之多，而杰克逊的兵力只有英军人数的一半，其中还包括琼·拉菲特的海盗。他们从密西西比河到沼泽地，用河泥和垒木筑起了一道防线。12月28日，英军向这道防线发动第一次进攻，被炮火打退。英军把几艘炮舰上的大炮卸下，在元旦这天以排炮猛轰杰克逊阵地，但还是没能摧毁这道防线。

1815年1月8日黎明，天气寒冷，大雾弥漫，英军又开始了大举进攻。当英国士兵排列整齐的队伍开向阵地的时候，杰克逊命令用毁灭性的步枪阻击火力网打死打伤2000余名英国兵。结果英军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英军指挥官在战斗中阵亡。而杰克逊一方仅8人阵亡，13人受伤。

新奥尔良战役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47岁的杰克逊在人民心目中成了民族英雄，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新奥尔良战役尽管发生在正式结束战争的《肯特条约》签订之后，却是美国人在这场冲突中获得的最决定性的胜利。

詹姆斯·门罗当选总统后，任命杰克逊为陆军部长，但他谢绝了。他认为只要西班牙人还盘踞在佛罗里达，他就不能离开田纳西边疆。为了回击塞米诺尔印第安人和逃亡奴隶的叛乱，门罗

总统命令杰克逊将军阻止这类叛乱，但要避免侵入西班牙领地，除非在激烈地追击敌人时，杰克逊超越了这些命令。1818年，他侵入佛罗里达，摧毁塞米诺尔人的村庄，夺取彭萨科拉，并推翻了西班牙总督，任命手下的一名少校为这个地区的军事总督，然后胜利返回田纳西。因为杰克逊未经总统授权就采取这种鲁莽的行动，陆军部长卡尔霍恩等人私下里极力主张对他进行惩戒，然而并没采取任何行动，国会的批评动议也失败了。过了十多年后，杰克逊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那时他已成为总统，而卡尔霍恩却是他的副总统。1821年杰克逊担任了9个月的佛罗里达领地第一任军事总督，随即从军队退役，回到田纳西，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去了。

四、两度竞选 相互诋毁

到1824年总统大选临近的时候，门罗总统提出由杰克逊担任驻墨西哥公使。杰克逊拒绝了。人们把他的这一行动看作是他准备参加竞选的征兆。1823年10月田纳西州议会选举杰克逊为国会参议员，他同意就任，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有重返政界的愿望。杰克逊在参议院大厅中的席位紧挨着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的席位，而十年前，他正是在此人的枪口下险些丧命。现在两人握手言和了，本顿终于成为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宾夕法尼亚州在总统竞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24年2月，在这个州的一次政治会议上，杰克逊被提名为美国总统后选人。这对于他是一个最大支持。按照当时候选人的惯例，杰克

逊本人在竞选中应完全回避，而由他的朋友们出面替他进行竞选活动。

尽管“老山核桃”在选举人团选举和选民投票中获得的选票最多，但还没有达到半数以上的法定票额，所以要由众议院对新总统人选作出最后抉择。在众议院选举中，克莱耍了些手腕把本来居于第二位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选拔上来当了新任的国家元首。

尽管 1824 年杰克逊并不十分热衷当总统后选人，但竞选公布以后他觉得自己受了骗，决心要在亚当斯和克莱身上报复。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于 1825 年就任总统后没几个月，田纳西州议会再次提名杰克逊为 1828 年总统候选人，没有举行决策会议。随后，杰克逊辞去了参议员的职务，全力以赴投入竞选活动。

1828 年，选民把当年的选举看作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与安德鲁·杰克逊之间的竞争，而且是一场在这个年轻的国家谁支配谁的战斗。杰克逊的支持者们把它作为一种斗争，“一边是国家民主，另一边是富有高傲的贵族寡头政治。”对亚当斯来说，它是以一个正派人的英勇努力来平息“疯狂的民主嚎叫”的斗争。

1828 年，没有协商会议提名，大人物秘密会议早在 4 年前就名声扫地了。亚当斯被新英格兰立法机关和特别会议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财政部长理查德·拉什为他的竞选伙伴。1825 年 10 月，田纳西立法机关向人民热情推荐杰克逊，这是他本次大选接受的第一个提名，其实此前很久，他就受到国内其他地方的各种会议和群众集会的衷心认可；约翰·C·卡尔洪再次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次他是杰克逊的竞选伙伴。

当竞选接触到争论的问题时，人人都知道亚当斯的立场：他赞成国家银行、保护性关税，联邦政府资助国内改建以及资助发展科学和教育。杰克逊起初回避问题，他说：“我真正的朋友，不需要从我这儿打听有关国内改建和工厂等问题。我的公开行动已提供了答案，我绝不会让敌人高兴。如果现在我站出来反复申明在这些问题上的公开观点，我将被指责说在为了自私的目的拉选票。”不过，后来他还是申明他要撤销那些不胜任的或违背人民意愿而获得其位的官员，以此来“改组政府。”杰克逊还提出在关税问题上，他采取“中庸而公正的路线。”他反对联邦政府主办国内改建，尽管他赞成使用剩余的国家收入帮助各州修建道路和运河。

亚当斯和杰克逊对于拉选票看法不同。亚当斯坚持老习惯作法（像华盛顿），不积极参加竞选，“如果国家需要我服务，”他自负地说，“她必须请我做。”杰克逊在公开场合，维持习惯作法，摆个远离竞选的姿态；但私下，从他到田纳西立法机关接受提名和宣布从参议院辞职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劲头十足的竞选活动。他喜欢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组织才能、美国舞台上首先出现过的最精明的政治家之一。他以神授般的领导才能，在1825年的围绕他反对亚当斯的斗争中，全力促成了一个新党。他帮助美国恢复在和谐时代仿佛死亡的两党政治。

亚当斯继续以厌恶和怀疑的眼光看待党派。像国父们一样，他们认为党争破坏国家和谐，可能带来动乱。然而，杰克逊派则把政党看作满足政治民主需求和维护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成份。他们在亚当斯就职不久，先在国会中形成了一个反对党，然后，在

各州建立基层组织。但这个组织起初称“杰克逊之友”，后来叫“民主共和党”，最后定名“民主党”。曾经在1824年支持州权派的“老共和党党员”威廉·H·克劳福德在亚当斯于1825年12月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后不久，便加入了民主党。卡尔洪和他的追随者很快也进入了杰克逊的羊栏。再也没有什么意外事情了。杰克逊忠告说：“先生们实行任何原则都必须有利于自己组织的实质力量。”不久，中央委员会在首都华盛顿和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开始“运转”，各州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管理在各地增长着的胡桃树俱乐部地方组织。许多有能力的政治家——纽约的马丁·范·布伦，田纳西的约翰·伊顿，密苏里的托马斯·哈特·本顿等等，都在杰克逊指导下，在全国各州的范围内从事反对亚当斯的竞选活动。大量的反政府报纸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地，热切地推动着杰克逊的事业。杰克逊派报纸扮演着重要角色，宣传老胡桃树是“新奥尔良的英雄”、“人民的候选人”和“田纳西的农民”；并使千百万农民相信杰克逊的事业就是普通美国人的事业。“追求的是什么，”一个杰克逊分子兴高采烈地说，“看到党在全国勃兴，把那些曾经败坏和背叛它的人的气焰打了下去，真令人高兴不已。”

亚当斯派（或如人们对亚当斯—克莱派称之为的“联盟”）尽管不愿意，但也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个党，当他们有了党的组织的时候，开始自称“国家共和党”，生机勃勃、士气高昂地展开了反击。但他们很难胜过杰克逊党别出心裁的竞选活动：募集基金，编辑选民名单，草拟口号，传唱政治歌曲，分发小册子和印刷品，组织游行、野餐、宴会和群众性集会。当被称为“啦啦队”的杰克逊竞选人员开始分发核桃把扫帚、核桃树棍子和手

杖，并在各地插核桃树旗杆时，亚当斯派手忙脚乱。“种核桃树？”他们叫喊，“坚果和鼓槌够多了！核桃树对共和主义和大选有何用？”最后他们选下橡树为亚当斯的象征，也搞了一些游行，但远远赶不上对手。“组织是胜利的诀窍，”一个亚当斯的支持者承认，“等我们想要这样做时，已被推翻了。”

几乎是从亚当斯就职那天起，到他失败的那一天，参议员约翰·伦道夫领导的杰克逊的追随者在国会一刻不停地与之作对。他们反对他派一个代表去巴拿马参加美洲共和国会议的建议，谴责他的国内改进计划，并称他的国会“不是被选民意愿搞瘫痪的”的话是不祥之兆。与克莱的“肮脏交易”——《罗彻斯特每日讯报》称之为“阴谋对人民意志的胜利”——在国会内外受到无情的抨击；田纳西立法机关甚至建议弹劾他。杰克逊派还把总统描写为不顾一切的挥霍者，说他在“总统宫殿中生活得像国王般浮华、奢侈”。亚当斯用自己的钱购买一个台球案和一付象牙棋子，他们指责他以公众开支在白宫中设置“赌桌和赌具”。亚当斯的朋友以事实辩白也毫无用处。杰克逊派还攻击这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礼拜日去游玩，说他婚前与妻子有性行为，在所有指责中，最恶毒的莫过于说他任驻俄公使时，曾设法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搞了一位美国少女。不过，他们的主要指责是，他在本质上是个君主，像他的父亲（国王约翰一世）一样，鄙视人民，热心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他们的习惯和原则，”一个杰克逊派人士说，“与我们制度的精神和人民民主的概念不相容。”亚当斯派在一本小册子中指责杰克逊是文盲，甚至不能拼学由4个以上字母组成的单词；杰克逊派回击说：“杰克逊的天才和常识要远远胜过亚当斯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幸好他不像那个高居白

宫的“饱学之士”，“言辞中没有引证希腊文”，“在雄辩之后不必挖空心思，大伤脑筋”。

“亚当斯的朋友们”以牙还牙。对他们来说，杰克逊要当总统，真是荒谬绝顶。他们认为他愚昧无知，缺乏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行为不检点，根本不值得考虑。他们还怀疑，一个“军队首领”是否适合作共和国的最高长官。他们的一个政治小册子指出：“人们知道他不是律师，不是国务活动家，不是政治家；他缺乏历史、政治、甚至统计知识；他对自己使用的语言的表音法、性、数、格的呼应，支配关系都一窍不通；人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劳动、无耐心、不调查的人。简而言之，他的全部可取之处就是野兽般残忍和生理上的能力。他的教育、习惯和性情决定他完全无资格做这个国家的总统。”

努力使“新奥尔良英雄”丧失信誉的人们，即亚当斯的支持者，像杰克逊的党徒一样，他们不久就降低人格开始谩骂了。他们先开列了一个有关老核桃的罪恶的长单子：通奸、赌博、斗鸡、重婚、买卖奴隶、酗酒、盗窃、欺骗和凶杀。他们最恶毒的攻击是“六兵士事件”。1834年，在与克里克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有6个士兵因开小差，经杰克逊批准枪毙了。费城的一个编辑约翰·宾斯撰写一份有关此事的“棺材传单”，称这几个士兵是无辜的，他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服役期，仅仅要求回家，就被杰克逊冷酷地“谋杀”了。这份“棺材传单”被广泛分发，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标题是：“一些有关杰克逊将军血腥行为的报道”，标题四周圈上黑框，画着6付棺材，每个士兵一个，并特别突出了其中的一个，约翰·哈里斯的棺材。根据宾斯这个怪诞的故事，哈里斯是一个“福音派传道士”，出于爱国热忱，自动服兵

役。当他服役期满要回家的时候被杰克逊下令枪毙。伴随这故事还有一首名为“悲惨事件”的七节诗，为杰克逊的血腥行为而痛惜。

这个“棺材传单”使杰克逊派狂怒不已。他们尽一切努力公布 1813 年事件的真相：一次，杰克逊在南部边境与印第安人遭遇，处境十分危急，哈里斯和其它 6 个人企图在士兵中煽动叛变，他们突入了一个供给仓库，盗窃给养，烧掉面包房，然后逃跑了。后来，他们被抓了回来，受到了公众的审判。他们的公民权得到了精心的保护。但亚当斯派听而不见，他们坚持说，即使“棺材传单”有言过其实之处，杰克逊是杀人狂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喜欢杀人民。《新汉普爱国报》的编辑、热诚的杰克逊党人艾萨克·希尔勃然大怒：“你们为什么不说出全部事实？”他补充了自己的英雄的主要行为：“1815 年 1 月 8 日，他最冷酷地屠杀了 1500 多名英国士兵，他们仅仅要进入新奥尔良抢劫财物和美女！”全国杰克逊派的编辑纷纷翻印希尔的犀利反驳，杰克逊本人也暗自高兴。

但是，杰克逊对政敌对他家庭的攻击则不能容忍，当他看到发表下列文字的反对派报时，竟难过得掉下泪来，其文曰：“杰克逊将军的母亲是一个公共娼妓，是英国士兵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后来与一个黑白混血儿结婚，和他有了几个孩子，杰克逊将军就是其中之一!!!”最令他震怒的是，亚当斯派报纸和小册子对他深深眷爱的妻子雷切尔的攻击。长期以来，他的婚姻一直是政敌攻击的目标。关于雷切尔“通奸”的恶毒故事，一直袭扰着杰克逊的后半生。1828 年竞选期间，反杰克逊的报纸重提这套对他道德败坏的陈旧指责，并诘问选举人：“应该让一个证明有罪

的奸妇和她的情夫在这块自由的基督的土地上居最高地位吗？”雷切尔身体本来就不好，尽管杰克逊尽力不让有心脏病史的妻子得知这类报道，雷切尔所听说的已足于能意识到，她的过去正凸现在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她的极度痛苦，她病倒了。当雷切尔突然在 1928 年 12 月死去时，杰克逊坚信是亚当斯派的诋毁带来了她的死亡。他不断地指责他的政治对手们要对她的死亡负责。“在心爱的死者面前，”杰克逊在她的葬礼上庄严地宣誓，“我能够并且确实宽恕我的一切敌人。但是，那些诋毁她的卑鄙的家伙必须祈求上帝的宽恕。”

1828 年 9 月，投票在 24 个州开始。进行到 11 月，除了 2 个州外其它各州都由公民选出了总统选举人。许多人在此之前没有投过票。“去投票处！忠诚的卫兵不要睡觉——不让一个人待在家中——所有的人都去投票处——不让一张选票失效——让每一个自由的人尽其责任：都祝愿杰克逊、卡尔洪和自由的胜利。”12 月初，杰克逊和卡尔洪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噢，为杰克逊先生起见，我很高兴，”当杰克逊夫人听到这消息，喘息着说。接着她悲戚地补充道：“可对我自己来说，我绝不企求这个胜利。”几天之后，她去世了。

1828 年的投票人数，在比例上不是压倒性的（大约 56% 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不过它相当于 1824 年的 3 倍。杰克逊取得了 647276 张普选票，178 张选举人票。投票的不一致明显带有地区性。亚当斯得到新英格兰（除了缅因的一票）、特拉华和新泽西的全部选举人票，以及纽约 36 票中的 16 票，马里兰 11 票中的 6 票。杰克逊得到其他全部选举人票，即全部的西部和南部，加上宾州的选票。卡尔洪以 171 票对拉什的 83 票，成为副

总统。对亚当斯的支持者来说，这结果表明群氓的胜利，但就杰克逊和追随者而言，它意味着“伟大的民治原则战胜阴谋寡头政治的胜利”。

五、俏丽夫人 风流女郎

1829 年杰克逊就任总统时，看起来已老态龙钟，不像个 61 岁的人，似乎心力交瘁，难胜重任了。他受着肺结核病痛的折磨。身上的子弹也摧残着他的健康。更严重的是雷切尔的死亡使他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许多朋友都认为他决不可能活到第一届任期满。假如他真的在当总统的头两年逝世，他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逊色的总统之一，因为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年头里，政局动荡不安，毫无实绩可言。

杰克逊就任总统的那天，他的支持者们都蜂拥来到华盛顿，谋求官职。他们满心以为杰克逊一定会“清洗”所有由亚当斯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杰克逊虽然比杰斐逊撤换了更多的政府要员，因此人家说他是“政府分赃制”的首创者，可是在他任职期间实际上也只不过撤换了六分之一的联邦政府的官员。因此许多前来讨官的人都败兴而归。

杰克逊总统出于对朋友的义气，在第一届任职期间，花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一桩意外的社交纠葛事件，即著名的“尹顿夫人事件”。田纳西州参议员约翰·尹顿是杰克逊总统竞选班子的领导人，九年来，他一直跟一位俏丽的夫人有暧昧关系。她就是尹顿在华盛顿下榻的旅店老板的女儿。杰克逊当参议员的时候也在这家旅店住过，也很喜爱这个风流女郎。这个女郎的丈夫是

一位海军军官，1828 年死于海上。（有人说是因为他夫人和尹顿的暧昧事件愤而自杀的。）这时，杰克逊私下催促尹顿和这个女人尽快结婚，以平息那些流言蜚语。尹顿听从了杰克逊的劝告，在杰克逊就任总统前两个月跟她结了婚。

可是，后来杰克逊任命尹顿为陆军部长，华盛顿许多社交界的名流都鄙视尹顿夫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和副总统约翰·卡尔洪二人都想谋取总统职位，便利用尹顿夫人事件趁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范布伦是个鳏夫，他设法抬高尹顿夫人在社交界的地位，以此讨好杰克逊。而卡尔洪的夫人则拒绝与尹顿夫人有任何来往，因此卡尔洪也摆出一副维持风化、尊重妇德的道学面孔。

鉴于尹顿所在内阁成员的夫人大多数拒绝在自己家里接待尹顿夫人，杰克逊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措施。他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要求内阁成员中凡是妻子不对尹顿夫人以礼相待者一律辞职。这些内阁成员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他们不能干涉夫人们的行为，因而拒绝辞职。杰克逊也意识到他们的理由是相当充足的，因为连他白宫里的正式女主人，他的私人秘书艾米莉·唐奈尔逊夫人（原来是他过继侄子的妻子）也断然拒绝帮助尹顿夫人获取社交界的承认。

杰克逊跟内阁成员大多数是泛泛之交，因此他只好听取那些忠实的政治追随者组成的“顾问团”的意见，另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杰克逊让尹顿送他的夫人到田纳西州去居住，同时让唐奈尔逊夫人也回到田纳西去。然而，为时已晚，政府官员中出现的裂痕已无法弥合了。

1831 年他和卡尔洪彻底决裂了。他向范布伦许下诺言，要

帮助他当选下届总统。范布伦觉得自己的地位巩固了，就向杰克逊提出，为了打破内阁僵持局面，他首先辞去国务卿的职位。这样显而易见的自我牺牲举动使陆军部长尹顿也同样提出辞职。然后杰克逊要求内阁三名卡尔洪的支持者辞职。后来不久，尹顿向这三名内阁成员提出决斗，他们都婉言拒绝了。1831年，任命了5名新的内阁成员结束了“尹顿夫人事件”，使杰克逊政府获得了新的开始。

杰克逊第一届总统任内有一个问题长期隐藏，有时引起熊熊烈火，那就是各州有权拒绝国会法令的问题。1830年，在一次纪念托马斯·杰斐逊诞辰87周年的宴会上，杰克逊说了一句话：“我们的联邦——必须加以维护！”副总统卡尔洪是南方有权废弃联邦法令的主要鼓吹者，报以一句反祝酒词：“联邦次于我们最宝贵的自由！”阵线就此变得分明。杰克逊旗帜鲜明地反驳了这种论调。但是，当最高法院对南方各州有权拒绝国会法令作出反驳时，杰克逊对于最高法院的决定却并不表示支持——因为杰克逊这个跟印第安人战斗过的老英雄，根本不承认印第安人应该有什么权利。

1832年，杰克逊签署了一个温和的关税法，但这个法令不能使南卡罗来纳州满意。该州迅速地颁布了无效法令，宣布关税法在该州无效。还声称如果1832年2月1日以后联邦政府再强迫征收关税，就退出联邦。杰克逊在几周内作出反应，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声明，警告南卡罗来纳州遵照关税法行事，并谴责州不承认联邦法令的原则是“与联邦的生存势不两立的”。1832年12月他发表了《关于‘各州有权不执行国会法令’问题的声明》提出“用武力分裂联邦就是叛国”的警告。

卡尔洪辞去副总统职务而成为国会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他满心指望国会能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老山核桃”开始动员了数千军队，让人们都知道如果南卡罗莱纳再一意孤行，他就要绞死卡尔洪。大家都知道，卡尔洪也知道杰克逊一向说到作到，决非虚张声势。所以南卡罗莱纳州只好作出让步，推迟了退出联邦的最后期限。国会又支持杰克逊，通过了《动员军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动用军队征收联邦税款。但国会同时也通过一项逐渐降低税率的法案，以安抚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心。杰克逊66岁生日那天南卡罗来纳州撤消了“拒绝执行国会法令”的法案——作为献给杰克逊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礼物，至此危机遂告终结。

六、竞选连任 紧锣密鼓

1832年7月，总统竞选进入了紧锣密鼓时刻。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了一项向美国第二银行颁布延长20年特许证的法案。在总统否决后，国会已无力形成推翻这一否决的2/3多数。总统措辞严厉的否决案使他的朋友们欣喜若狂，但政敌们却气得七窍生烟。马里兰州的参议员萨默尔·史密斯告诉杰克逊，否决“将会导致整个竞选围绕是否需要这个银行的争论进行”。史密斯的话不无道理。银行，或杰克逊称之的“垄断怪兽”，成为杰克逊连任竞选的中心议题。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在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上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并要求选民在选举中附议赞成，却是前所未有的。杰克逊对自己的连任坚信不疑。“否决的效果良好”，两周以后，他对一位朋友肯定地说，“不是象有些人所期望

的那样我被摧毁，相反，被摧毁的将是银行。”

杰克逊对“暴虐”的银行深恶痛绝。年轻时，他在田纳西州做土地投机商和小店主，曾陷入严重的经济拮据的困境，因此以为，银行的服务收取了过量的不义之财。他感到，银行发行的“可憎的钞票”是骗人的东西，银行的信贷鼓励人民投机和负债。“我不是单单不喜欢你的银行，也不喜欢所有的银行”，杰克逊对费城美国第二银行总裁尼古拉·比德尔这样说。“老核桃树”是一个“硬通货”主张者。他认为，只有黄金和白银，而不是纸币，才能充当贸易活动中的货币。否决那项法案几周以后，他从华盛顿去荷米特奇旅行，途中他坚持用黄金支付所有的开销。“公民们，同胞们，你们瞧一瞧，”他宣布，“我只要把这位尼古拉·比德尔和他的银行怪物摆平，就不会再有纸币了。”他的追随者把黄金叫作“杰克逊货币”，用它来支付工资；他们自称为“反银行的制帽商”和“硬通货面包店老板”，并在自由柱上张贴：“不要银行！不要银行！不要纸币！”的标语。就是宴会上的祝酒辞，也是“黄金和白银，宪法承认的唯一货币”。

然而，最先把银行问题带进 1832 年总统竞选的，不是杰克逊，而是亨利·克莱。克莱认为，他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击败杰克逊。比德尔的银行总部就在宾州的费城，而且该银行在宾州最受欢迎，在历次总统竞选中，该州又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杰克逊自己的党内，也不乏对该银行心怀善意的人。克莱把美国第二银行的问题拉进总统竞选中来，想使民主—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以便联邦共和党阻止杰克逊连任总统。最初比德尔担心不已，但最终还是同意在 1832 年就提出延长银行特许证的要求，虽然原特许证到 1836 年才到期。

然而，克莱的如意计划并没能实现。杰克逊的否决案没有使千百万美国人震怒，想反，倒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共鸣。在否决案中，杰克逊不仅列举了银行的无能，指出它仅对外国人和寡头们有利，敌视州权，违反宪法，而且，他还声称，银行是一个特权机构，它只对“社会上少数的富人”有利，却损害了“社会上多数的下层人民——农场主、技工的利益，他们既没有从银行获得帮助的时间，也没有获得帮助的手段”。用比德尔的观点来看，杰克逊求助于“社会下层”等于发表一个“无政府宣言”，便迅速把杰克逊的文件复制了三万份，分发给各地选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总统是多么愚蠢，然而，该文件并没有伤害杰克逊，相反，倒帮了杰克逊的大忙。许多选民由此而深信不疑，“杰克逊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人民反对腐败和令人生厌的贵族制”。

到银行之事震撼全国时，总统提名已经结束。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在政党代表大会上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先例。同样，大选时出现第三个政党也是第一次，新增了“反共济会党”。1831年9月，反共济会党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这是第一次为提名总统候选人而专门召开的党代会。会议宣布，该政党反对秘密社团，特会是共济会，提名马里兰的前总检查长威廉·沃特为其总统候选人。12月，联邦共和党也在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来自17个州的156名代表出席，一致推举“海尔王子”（克莱的绰号）为总统候选人，选举比德尔的朋友、宾夕法尼亚的约翰·塞根特为竞选伙伴，会议还发布了颂扬克莱的“美国制度”，揭露杰克逊政府种种弊端的长篇公报。1832年5月，民主—共和党（即后来的民主党）也在巴尔的摩开会，除密苏里外，其余各州的334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采取了两个将会统治该党大

会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原则，一是集体原则，一个州的多数代表决定该州的投票取向；二是选举候选人的 $2/3$ 多数通过原则。杰克逊已由一些州的议会或代表大会提名，所以，巴尔的摩大会仅仅是“重复他已经获得的提名而已”。大会选举范·布伦为他的竞选伙伴。

1832 年，比德尔极其卖力，发誓要把杰克逊赶下台。他资助反杰克逊的报纸，给亲银行的国会议员贷款，散发数以万计的反杰克逊的演讲稿、传单、小册子和杂志，甚至鼓励雇主们威胁工人，谁支持杰克逊将会失去工作。一个杰克逊派对此担心不已，他说：“我毫不怀疑该银行拿出近万美元来阻止杰克逊再次当选，我对他的担心超过了任何事情。”为了败坏“老山核桃”的事业，联邦共和党人散布了他健康不佳的谣言，重提他粗暴鲁莽的种种故事，攻击他礼拜天本该在教堂的时候却出来旅行，指责他赞同政党分脏制，实行“歧视性政策，撤职那些仅仅是政见不同的官员”。

杰克逊派告诫选民反对金钱贵族的统治。对他们来说，美国第二银行总裁尼古拉·比德尔就是“尼古拉皇帝”、“沙皇尼克”或“老尼克。”但是，银行派（人们对克莱支持者的称呼）坚持认为，是杰克逊而不是比德尔在压迫人民。他们说，杰克逊是个暴君、篡位者、独裁者，国王安德鲁一世，王中之王，正在践踏宪法和人权法案。杰克逊否决了银行许可证提案以后，丹尼尔·韦伯斯特宣称，杰克逊图谋实施“绝对专制主义”，像路易十四一样，要宣布“朕即国家”。一个联邦共和党编辑宣布，杰克逊“完全蔑视由参众议员代表的人民的意志”，行使着“欧洲任何君主也不敢行使的权力”，“表明他成了居当今世界所有代议制国

家之首的最绝对专制的君主”。一家反杰克逊的报纸的大标题如此叫道：“国王高居王位，人民堕入尘土!!!”为了扩大他们的宣传影响，联邦共和党人大量使用漫画。他们笔下的杰克逊，正在对访问者大发雷霆，正在从范·布伦手中接过王冠；正在从魔鬼手中接过权杖，像唐·吉珂德一样，正向费城的银行大楼的大理石柱头子进攻，枪尖被撞折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用攻城撞墙槌在撞击银行大门。他们还把克莱和杰克逊画成赛马手，正向白宫驰去，克莱把杰克逊甩下了一半的路程。

但杰克逊从不怀疑竞选的结果。在竞选远未结束以前，他对一位朋友说：“艾萨卡，这次竞选就像一次散步一样轻松。我们的伙伴们从现在起如果不引出新的麻烦，就胜利在握了。事实上，艾萨卡，大局已定了。”克莱的支持者们在竞选也许充分地利用了漫画；但是，杰克逊的朋友们则在组织火炬游行、野餐会、合唱队以及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充满激情的演讲者谴责“怪兽”银行，敦促选民要“同英雄站在一起”。当时，有一位名叫米歇尔·凯瓦利的法国人正在美国旅行，深深地为纽约市的一支杰克逊派的游行队伍所打动。

选举结果揭晓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明朗了，65岁的杰克逊已经稳操胜券。杰克逊的胜利如此辉煌，687502张普选票对克莱的530189张，219张选举人票对克莱的49票。以致于反杰克逊的《佛蒙特杂志》承认，它“已经无心公布选举的结果”。杰克逊得到55%的普选票，克莱得到37%的普选票。“不是杰克逊将军，有谁能有胆识否决对美国银行的授权法案呢？”杰克逊的一位追随者自豪地说，“不是杰克逊将军，有谁能够顶住占压倒多数的腐败的贵族制的攻击呢？”

七、二任总统 偿清国债

1833年3月4日，杰克逊在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维护州权和联邦的统一是本政府国内方针的两大目标，要引起全国人民及其代表们的特别重视。我一直非常关心，今后还将更加关心这个问题。”演讲结束时，他祈求上帝帮助：“使我们免于一切危险，使我们的人民永远团结幸福。”在“老山核桃”当总统期间，再没有人敢提出退出联邦了。

为了巩固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1833年春季，杰克逊还作了一次经过东海岸中部地区和新英格兰各州的长途旅行。途中，杰克逊乘坐新建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火车作了12英里的旅行，成为第一位坐上火车的总统。他还接受了哈佛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尽管这所大学的最知名的校长约翰·昆西·亚当斯表示反对，他嘀咕说，杰克逊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杰克逊在第二届总统任职初期，就决心要粉碎那个他称为“妖魔”的合众国银行。第一步，他计划把联邦基金从合众国银行转移到州立银行。然而，他并没有得到全部内阁成员的支持，特别是财政部长威廉·丁·杜安的支持。1833年9月，由于杜安拒绝执行他的计划，杰克逊撤销了他的职务，而任命原司法部长罗杰·塔尼接任财政部长。后来，罗杰·塔尼执行了这项计划，将联邦基金转入州立银行。

合众国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为了报复，紧缩信用贷款，催迫银行的债户偿还贷款，从而阻滞了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当

各州代表团来到华盛顿，请求杰克逊缓和经济恐慌的时候，杰克逊回答说：“去找尼古拉斯·比德尔。”杰克逊的这种作法，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比德尔和合众国银行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参议院在克莱的操纵下投票通过决议，谴责杰克逊反对合众国银行的行为，而众议院却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支持杰克逊，并提出对合众国银行进行审查。克莱再一次玩弄手段使杰克逊为难，他操纵参议院，否决任命塔尼为财政部长的命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对内阁成员的任命被否决。

杰克逊非但出色地实现了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减少国债的诺言，而且在 1835 年 1 月 8 日——新奥尔良战役 20 周年纪念日——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部偿清了国债。国家进入繁荣时期，物价上升，纸币通行。因为联邦政府征收的税款远远超过了经费支出，1836 年，杰克逊签署了一项法案，同意将剩余的联邦政府基金分拨各州。为了制止因纸币过剩而引起公有土地的投机买卖，杰克逊发布几道命令，规定只有黄金和白银可以用来购买公有土地。

1835 年 1 月 30 日，在杰克逊离开国会大厦时，32 岁的油漆匠理查德·劳伦斯走到离他约 13 英尺远了地方，用单发大口径短筒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尽管发火帽正常地爆炸了，但火药没有点燃。杰克逊猛地冲向前，用手杖击打刺客。劳伦斯接着用第二支手枪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是近距离平射，但仍然没有打响。劳伦斯因精神错乱被判决无罪。他被囚禁在一所精神病院中，直到 1861 年死去。行刺事件发生后，很快对劳伦斯的手枪作了检查，发现它们完全能正常使用。这么两支手枪接连没有打响的可能性在 125000 次中只有一次。

因杰克逊要求法国政府赔偿拿破仑战争中美国在航运方面所受到的损失，美、法两国关系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杰克逊准备诉诸武力。但是，法国不愿意跟这位边疆的将军发生纠纷，所以 1836 年杰克逊政府获得法国四次分期偿还的过期支付的赔款。于是美国跟法国重新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对待印第安人方面，杰克逊留下了一个不很光彩的记录。他竟然连自己亲自与印第安人订立的协议也不遵守。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迫使绝大部分东部印第安部落将土地让给白人定居者，叫他们背井离乡，迁移到密西西比河西部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区（今俄克拉荷马州）。

1836 年传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捷报：杰克逊的朋友萨姆·豪斯顿率领小股部队出人意料地打败了墨西哥军队，俘获了墨西哥总统桑塔·安娜，从而赢得了得克萨斯的独立。不久，得克萨斯申请加入合众国。杰克逊没有立即接纳这个新成立的州，因为北方反对扩张奴隶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在他离任的前夕，杰克逊承认了得克萨斯的独立，为日后加入联邦作好了准备。

第二年，病魔缠身、心力交瘁的杰克逊欣然将总统的重任交卸给他一手选定的继承人——马丁·范布伦。

八、秉性清高 不受捐赠

1837 年 3 月 4 日，在出席了他一手培养的后任马丁·范布伦的总统就职典礼后，杰克逊回到他的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

近的种植园赫米蒂奇。虽然他的种植园拥有 1,200 英亩土地，但在 1837 年经济大恐慌之后的经济萧条期间，杰克逊很难为他的商品作物棉花找到市场，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以应付业务开支。

杰克逊的经济问题不仅来自 1837 年的大恐慌，而且还来自儿子小安德鲁·杰克逊。小杰克逊遭到一个又一个的经济灾难。像别的地主一样，杰克逊遵守每年元旦付清帐单的惯例。1838 年初，杰克逊只能通过卖掉田纳西州西部的一些土地来还债。

随着 1840 年大选临近，人们清楚地看到，范布伦处境不妙。他对杰克逊政策的支持以及这场全国性的经济衰退，严重损害了他的声望。辉格党推出威廉·亨利·哈里逊，希望他能使选民想起杰克逊。杰克逊曾在 1836 年推举范布伦竞选总统，现在又希望他能够连任。他为范布伦拉过选票，但以失败告终。

1841 年元旦来临了，可是杰克逊没有像往年那样清理债务，他没有能力还债。实际上他是无法算出自己到底欠了多少债。小杰克逊原来欠的 6000 元现在变成了 15000 元，但杰克逊吃不准是否还有别的债。像往常一样，杰克逊把儿子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他说，这些债都是骗子造成的。

杰克逊给予儿子的钱财是如此之多，以致隐居庄园日渐荒芜需要油漆和修理。杰克逊遇到经济问题的闲话也逐渐在社会上传开。1841 年他的棉花歉收，七匹良种马也死了。朋友们用各种办法为杰克逊募钱，但他生性清高，不愿接受赠款，只愿接受贷款。杰克逊的顾问弗朗西斯·布莱尔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提供 25000 元的贷款，杰克逊很快接受了。不过他坚持要将儿子的种植园抵押给他，并在遗嘱中补上一句：在分遗产之前，必须还清

布莱尔的款子。

1844 年又迎来了总统大选，杰克逊的门徒希望重返白宫。杰克逊决心要看到一个民主党人获胜。1840 年威廉·亨利·哈里逊的当选曾使他大为恼火，当哈里逊上台不久便死去后，杰克逊万分欢欣。“仁慈而无上的天意已经作出干预，使我们光荣的联邦和幸福的共和制能够免遭哈里逊将军及其内阁的破坏而继续存在下去……让人民高兴吧。”范布伦反对吞并得克萨斯的决定，使他失去了杰克逊的支持，杰克逊把提名给了他的田纳西州同乡和密友詹姆斯·波尔克。他与杰克逊关系密切，以致他的诨名就叫“小希科里”。

波尔克的胜利意味着杰克逊已成功地把两个门生推进了白宫。波尔克的当选引来了一批求职者，其中许多人去求杰克逊帮忙。杰克逊抱怨说：“我已经都快死了，他们也知道，可仍然一批批找我帮忙，要我替他们弄职位。”当波尔克拒绝杰克逊的一些举荐后，杰克逊生气了，写信骂他忘恩负义。

杰克逊能够影响全国，却无能力还债。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心情也因此变得沮丧起来。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现在是无可奈何地静候上帝的召唤。”他对另一位朋友则说：“贫困正在逼视我们”。

他只得要求债主允许他缓期还债。这时，布莱尔再次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他告诉杰克逊他有权从他的公司借到多至 10 万的钱。这封信使他老泪纵横。杰克逊把儿子的帐目又过目了一遍，发现孩子又欠了 8000 元，于是借下那笔钱，心里以为终于了结了儿子的问题。

他的健康继续恶化。他写信给波尔克：“我的油灯差不多已

经点完，最后的闪烁已经来临。”他的一只眼睛瞎了，而且无法躺着睡，只能用枕头支着坐在床上。死亡已经逼近，但杰克逊不得不再次面对小安德鲁因透支而欠下的新债。杰克逊写信给债主说：“你们可以放心，小杰克逊今后决不会再支款，除非用资产作担保……”

1845年6月2日，纳什维尔的埃斯勒曼医生给他动了一次手术，排出了他腹部的积水。6月8日早晨，杰克逊醒来后不久，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家中仆人们哭了起来：“天哪！老主人死了！”尽管儿子滴白兰地酒使他苏醒过来，他和他周围的人都意识到，他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他向家里人和仆人告别：“我亲爱的孩子们朋友们，仆人们，我希望并盼望在天堂和你们大家——白人和黑人见面。”这就是他的遗言。这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握着儿媳萨拉·约克·杰克逊夫人的手颤抖了一下，张开嘴，便断了气，享年78岁。

根据杰克逊的安排，在1843年6月生效的遗嘱中，杰克逊首先规定，用出让他的不动产和动产的所得偿还包括利息在内的总额为16000美元的债务。他把3柄礼仪用剑分赠给外甥安德鲁·杰克逊·多纳尔森、侄外孙安德鲁·杰克逊·科菲和孙子安德鲁·杰克逊第三，责成他们在必要时持剑保卫合众国和维护宪法。他把剩余遗产的大部分，包括赫米蒂奇及其内含物品留给了养子小安德鲁·杰克逊。